老/舍/作/品

茶馆

老舍 著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
每个人物的台词都设计得非常生动传神、
富于个性，至今仍是现代剧院的常备剧目。

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聚了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老舍先生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

煤炭工业出版社

茶馆

老舍作品

老舍 著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馆 / 老舍著. -- 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7
ISBN 978-7-5020-5725-1

Ⅰ.①茶… Ⅱ.①老… Ⅲ.①话剧剧本—中国—现代 Ⅳ.①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492 号

茶馆

著　　者　老　舍
责任编辑　刘少辉
封面设计　天下装祯设计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84657898（总编室）
　　010-64018321（发行部）　010-84657880（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588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84657880

前　言

用老舍自己的话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茶馆》的故事从19世纪末一直演绎到20世纪中叶，横跨了晚清、民国初年和抗战胜利后的三大历史时期。历史真实、情节生动、文字鲜活，在中国戏剧史上饱含着永久的生命力。

老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满族正红旗人，字舍予，笔名老舍。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于西城小羊圈胡同的一户贫民家庭。1913年老舍进入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老舍在南开中学担任中学教员，1923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老舍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其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30年，老舍回国后在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担任副教授职务，并负责《齐鲁月刊》的编辑工作。1931年，与胡絜青女士结婚。1932年，创作《猫城记》，并在《现代》杂志连载。1934年，任山东大学文学系教授。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一职专心从事写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毅然独身前往武汉，之后又到重庆，通过文学创作积极支持抗日。1939年，《骆驼祥子》正式发行。1944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二卷《偷生》。1949年，离美回国。1950年，任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同年，创作《龙须沟》。1951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53年，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1957年，发表《茶馆》。1966年，在北京去世。

本书收录了老舍的四部话剧作品：《茶馆》《龙须沟》《西望

长安》《全家福》。

《茶馆》是老舍的著名话剧作品。这部话剧由三幕组成。第一幕中设置的时代背景是晚清时期，已经苟延残喘的清廷曾经尝试自救，但是以失败告终，人们对清廷已经失去了希望，却还未看到革命的曙光；第二幕中设置的是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学生运动、反动势力的镇压则是这个混乱时期的写照；第三幕中体现的则是抗战胜利后的事情，当时刚刚战胜日本侵略者，却继续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和美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甚至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儿希望都丢掉了。通过三幕的内容，作者表达了对于封建清政府、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外国势力的痛恨，彰显了我国人民反抗压迫的精神。

《龙须沟》讲述的是解放前，北京有条叫作“龙须沟”的臭水沟，沟旁住满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贫苦劳动人民。这些贫民生活环境恶劣，还经常遭受国民党、恶霸、流氓的迫害，生活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惩治了恶霸流氓，整治了龙须沟的恶劣环境。龙须沟沿岸的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龙须沟》通过描写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民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的不同生活境遇，歌颂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业绩。

《西望长安》是老舍先生1956年创作的一部讽刺喜剧，该剧描写一个骗子靠着假文凭和假资历、借助人们敬仰功臣的心理，骗名誉、骗生活补助、骗飞机票……骗局在三年之后被揭穿，骗子最终在古城西安被抓获，但那时他却已经位高权重。尽管六十余年过去了，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该剧中骗子的故事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全家福》讲述的是十几年前王仁利因为饥寒所迫，只得离京谋生。他托当时（旧社会）的一个铁路警察往家中捎钱，而那个警察却私吞了钱，并告诉王家：王仁利已死在异乡。于是，一家人好像被一阵怪风忽然吹散，饱尝苦难。解放后，他们虽然都得救了，可是依然不能相聚，只能苦苦相思。1958年，经过人民警察耐心地调查，终于找到了线索，王仁利全家得以团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茶　馆 …… 1

人　物 …… 2
第一幕 …… 5
第二幕 …… 19
第三幕 …… 38
附　录 …… 65

龙须沟 …… 69

人　物 …… 70
第一幕 …… 72
第二幕 …… 95
第三幕 ……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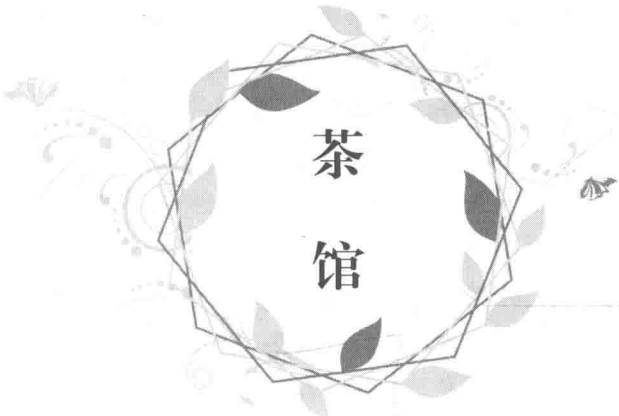
西望长安 …… 137

人　物 …… 138
第一幕 …… 139

第二幕 …… 154
第三幕 …… 170
第四幕 …… 185
第五幕 …… 199

全家福 …… 223

人　物 …… 224
第一幕 …… 225
第二幕 …… 246
第三幕 …… 269


茶
馆

人　物

王利发——男。最初与我们见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轻就作了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男。三十来岁。相面为生，吸鸦片。

松二爷——男。三十来岁。胆小而爱说话。

常四爷——男。三十来岁。松二爷的好友，都是裕泰的主顾。正直，体格好。

李　三——男。三十多岁。裕泰的跑堂的。勤恳，心眼好。

二德子——男。二十多岁。善扑营当差。

马五爷——男。三十多岁。吃洋教的小恶霸。

刘麻子——男。三十来岁。说媒拉纤，心狠意毒。

康　六——男。四十岁。京郊贫农。

黄胖子——男。四十多岁。流氓头子。

秦仲义——男。王掌柜的房东。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阔少，后来成了维新的资本家。

老　人——男。八十二岁。无倚无靠。

乡　妇——女。三十多岁。穷得出卖小女儿。

小　妞——女。十岁。乡妇的女儿。

庞太监——男。四十岁。发财之后，想娶老婆。

小牛儿——男。十多岁。庞太监的书童。

宋恩子——男。二十多岁。老式特务。

吴祥子——男。二十多岁。宋恩子的同事。

康顺子——女。在第一幕中十五岁。康六的女儿。被卖给庞太监为妻。

王淑芬——女。四十来岁。王利发掌柜的妻。比丈夫更公平正直些。

巡　警——男。二十多岁。

报　童——男。十六岁。

康大力——男。十二岁。庞太监买来的义子，后与康顺子相依为命。

老　林——男。三十多岁。逃兵。

老　陈——男。三十岁。逃兵。老林的把弟。

崔久峰——男。四十多岁。作过国会议员，后来修道，住在裕泰附设的公寓里。

军　官——男。三十岁。

王大拴——男。四十岁左右，王掌柜的长子。为人正直。

周秀花——女。四十岁。大拴的妻。

王小花——女。十三岁。大拴的女儿。

丁　宝——女。十七岁。女招待。有胆有识。

小刘麻子——男。三十多岁。刘麻子之子，继承父业而发展之。

取电灯费的——男。四十多岁。

小唐铁嘴——男。三十多岁。唐铁嘴之子，继承父业，有作天师的愿望。

明师傅——男。五十多岁。包办酒席的厨师傅。

邹福远——男。四十多岁。说评书的名手。

卫福喜——男。三十多岁。邹的师弟，先说评书，后改唱京戏。

方　六——男。四十多岁。打小鼓的，奸诈。

车当当——男。三十岁左右。买卖现洋为生。

庞四奶奶——女。四十岁。丑恶，要作皇后。庞太监的四侄

媳妇。

春　梅——女。十九岁。庞四奶奶的丫环。

老　杨——男。三十多岁。卖杂货的。

小二德子——男。三十岁。二德子之子，打手。

于厚斋——男。四十多岁。小学教员，王小花的老师。

谢勇仁——男。三十多岁。与于厚斋同事。

小宋恩子——男。三十来岁。宋恩子之子，承袭父业，作特务。

小吴祥子——男。三十来岁。吴祥子之子，世袭特务。

小心眼——女。十九岁。女招待。

沈处长——男。四十岁。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

茶客若干人，都是男的。

茶房一两个，都是男的。

难民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兵三五人，都是男的。

公寓住客数人，都是男的。

押大令的兵七人，都是男的。

宪兵四人。男。

傻　杨——男。数来宝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　一　幕

人物　王利发、刘麻子、庞太监、唐铁嘴、康六、小牛儿、松二爷、黄胖子、宋恩子、常四爷、秦仲义、吴祥子、李三、老人、康顺子、二德子、乡妇、茶客甲、乙、丙、丁、马五爷、小妞、茶房一二人。

时间　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幕启**：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

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

〔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后面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

〔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三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蟀。两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与吴祥子，正低声地谈话，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案的（侦缉）。

〔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铁嘴踏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蹓蹓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

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诌诌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搂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嘘！您说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磁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常四

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　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　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糊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俩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像个乡下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